



看 桥

(諧 劇)

湖北省群众艺术馆編輯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写一个老太太，刚从乡下来到阔别三十余年的武汉，当她看到武汉市容的巨大的变化，特别是看到长江大桥的建成，感到很惊奇、很兴奋。通过这个老太太看桥的故事，可以看到长江大桥的轮廓和长江大桥的伟大作用。

看 桥

湖北省群众艺术馆编附

康 立 本 作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武汉解放大道332号）

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1号

新华书店武汉发行所发行

建新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开· $\frac{1}{4}$ 印张·5,000字

1958年5月第1版

1958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00

统一书号：T 10106·122

定 价：（B）0.06元

K27
H515

〔这出戏只用一个演員表演老太太，其他的剧中人物如民警、三輪車工人等，均不上台，他們的行动和語言，都是通过老太太的表演反映出来。舞台道具只用一把椅子，代替火車与三輪車的座位。戏是从老太太剛下火車开始的。〕

老太太：〔背个包袱剛从汉口大智門火車站下車走上大街，东張西望〕哎呀！日月跟火車輪子一样往前飞奔哪，几十年沒来汉口，都变啦。（找）怎么沒个三輪車呀？（背后突然有声音喊，吓一跳）你怎么在人家屁股后边嚷啊？啊！靠边道走。对，莫讓車子給撞住了，嗯，別扶別扶，我扎实着哪。同志，怎么沒見三輪儿呀？（听）三輪儿也設站啦？都組織起来啦，好好。前边拐口就是，謝謝。（走）是啊，处处都是社会主义啦，我是上輩子燒香燒到佛爷鼻尖上啦，这輩子走老运，遇上这个好年月！嗯，这又迷信啦！呸！（用拐杖搗地，自己笑了。拐口到三輪車站，向所有的三輪車工人打招呼）都休息啦，同志們。哪位拉我老婆子找儿子去呀？

〔服务員上来打招呼：“你儿子在哪儿呀？”〕

老太太：他，他住在集体宿舍。

〔服务員：“哪个集体宿舍呀？”〕

老太太：在办公大楼后边，还不明白呀？他是个轉业的，还

是榮軍哪，姓劉，叫劉喜頭。

〔服務員：“幾百萬人誰是劉喜頭啊？”〕

老太太：是呀，幾百萬人哪個是劉喜頭啊？比你高點，對，對！有信，你看。

〔服務員看信。〕

老太太：信上說這信全是他自己寫的，真的，不是解放他哪裏能認字念書啊。你也能看啦？蹬三輪車的也有了文化，新社會老粗都變成文化人啦！我還不是在學習？！記性倒好，就是老啦，瞧我哪！念起字來念不准，牙掉啦不把風。

〔服務員：“他是在建設長江大橋啊。”〕

老太太：對對，忘了提啦，他是建設大橋，那走吧，你不用收拾，我坐上軟和，可以，走吧，快點沒關係，幾行千里毋耽憂啊，睡夢里都在想。

〔老太太身子晃動着，車子往前飛快地走。〕

老太太：（兩眼觀看，應接不暇）好高的水塔啊！沒變樣。唔，這是新市場，怎麼？改成民眾樂園啦？不錯，人民當家啦，這些地方是該人民樂一樂啦！這是六渡橋大樓，這百貨公司是大呀，你看出出進進擠破門，這麼多顧客，八成都是來看橋的。

〔三輪車工人：“您過去來過漢口？”〕

老太太：我是漢口人，三十年前逃難才下鄉去的，這是武聖廟，里边關老爺的象都塑活啦！什麼？現在還在里边？耍大刀唱紅臉，顯靈啦？喲！改成文化館啦！你這個小伙子，跟我兒子一樣，別絮嘴！我說你們都是愛說愛笑

的。(車輪弯,使她吃一惊!)这是大桥啊!我的天哪,怎么修的啊?停住停住,对面就是武昌吧?我不叫你送啦,自己走走,不怕不怕,这么多人象赶会的一样,瞧那位嫂子,头发都白啦,还穿着满扎花的小鞋儿,人家怎么走啦?我能走。(摸口袋)給,同志,这是三毛七分錢,留着晚上消夜吧。

(三輪車工人:“算我送您啦,您儿子建設大桥,光荣,錢收下。”)

老太太:什么?不行,我儿子参加建設大桥是光荣,你也不能不要三輪車錢哪,都是生产嘛,拿去。別气我。

老太太:不要也得要,要不我找到你娘給她送去。笑什么?

收下吧,也不数数就装起来啦?(望着三輪車工人的背影)他娘是誰呀?嗯,常言道得好:“龙生龙,凤生凤”,生的儿子有这好的思想,他的娘也准是个好嫂子。(自己笑啦,向前边的民警問路)

老太太:这笔直就到武昌了嗎?同志,我儿子在哪儿桥上干活?这一封是他的信,这一封是我們社主任給我开的介紹信,你們二位警察同志誰負責呀?帮我看吧。

(一个民警看明了信,对另一个民警說:“我正好下班,送她过去吧!”“走吧,太婆,我正下班,送您过去。”)

老太太:你駕正好下班,送我过去?那太好啦,走吧,不坐汽車,我想这桥想几十年了,得看哪,仔細的看哪!好亮哪。(听)喝!并排走六輛大汽車两边还有余呀?(又擦了擦眼,往前方远处看。問)那边黑的是蛇山嗎?

(民警:“是蛇山。”)

老太太：开天辟地龟山蛇山就隔着一道大江，今天算拉手团结起来了，世界变样喽！（两眼不停地看着南北两岸，颤动的手理着雪白的头发，身上觉得增加了无穷的力量，内心很感动，两眼角堆迭起鱼尾细纹，幸福得两眼噙着泪水，张口看着大桥，高兴得那颗火热的心快要跳出来了，从鼻孔、喉咙里吸了很长时间的气，才说）哈……桥啊！我们想你有几十年了，再刮多大的风也不怕了，风把江底翻起来，桥上照样敞着走，这是福呀，同志！我们可不能人在福中不知福啊。解放前一刮大风，黄鹤楼上就有人去看翻船，那是个什么鬼世道哟？有句古话：“三月三，九月九，没事莫在江边走。”同志啊，我们喜头他爹就是在江里送的命啊……我怕看长江水，一见江水就想起亲人……（咽喉哽住了，拉起衣裳大襟来擦眼）

〔民警：“太婆，我们都是您的亲人。”

老太太：是啊，大家都是亲人……你叫我怎么忘得下啊，同志。解放前我跟喜头他爹在江边住过家，我跟大宅门儿里洗衣裳，喜头他爹三辈子在江上摇个破划子，养活个老娘。我怀着喜头到七个月啦，下江提水，一步没站稳，栽到石头梭子上，顺头流血，一躺个把月没欠身子。正赶上荒年，家里锅盖没掀，我们两口子饿，不能叫娘也饿呀！九月十七那天，他爹起早，过去找把头求几毛卖米钱，晌午就起了风，直刮到天黑，老娘拄着棍到江边连看三趟，没见儿子回来。日头快落了，我扶着婆婆摸到江边，哪有人哪，江水翻着浪花，风象鬼样的吼，我喊破了喉咙也没个应声，人没有了，同志，连个尸首都

沒見哪！橋啊橋，我們是家破人亡啊！那時候誰肯來修這座橋啊？（悲憤，創痛）喜頭他爹！你做鬼也不會想到三十年後，我會在長江大橋上，敞着大步來找咱的兒子啊！同志，接着，就是民國二十年大水，婆婆也死了，我逃到鄉下娘家，才養活了我們這個劉喜頭。

〔民警：“劉喜頭這個名字很好呀，是勸老太太……”〕

老太太：你說為什麼給孩子起名叫個喜頭啊？喜頭，就是喜頭魚，他爹是翻船死的，喜頭魚掉在江里淹不死，越見水越歡，因為這樣才給孩子取名叫個喜頭。唉，是啊！眼淚都隨着江水流過去了，往前過只有越過越好了。

（慢慢前行）

老太太：我往下看，沒有關係，我不頭暈。哎，我是在雲端里站着呢，人象小黑老鴿，輪船簡直象個搖窩啊！這怕有二十根電桿子接着下去也探不着底。怎麼下的橋樁啊？這！（听）啊，有蘇聯專家指導幫助，他們是大橋合作社的社干吧。

〔民警：“這裡不叫合作社，叫大橋工程局。”〕

老太太：（笑了）我們說慣了合作社，是工程局呀？啊！蘇聯專家幫助建設出大力啦，蘇聯老大哥們都在哪兒？要是不嫌我老婆子的粗針大綫，我做雙鞋謝謝他們。對，對！我糊塗啦，外國人都穿皮鞋，那也沒關係，送給蘇聯嫂子穿，禮輕人意重嘛。（往遠處看回頭問民警）你說這橋有多長？

老太太：多長呀？一千六百七十公尺長。不算引橋，光八墩九孔橋身就有一千一百六十五公尺長。我不懂，干脆你

說有几里地长？……唔……你也說不清呀，我看你也說不清。这座桥把我們全中国南北的铁路都連起来啦，你說有多长？听說还能通往外国，往南火車能到胡志明主席那里，往北可以通到苏联的莫斯科，南北相連，走半个世界，有多少公尺呀？

〔民警：“我算不了。”〕

老太太：你是算不了嘛，这座桥是一条和平大道，和平大道通天彻地，能走遍天下啊。听，这脚下是火車过桥的吧？到哪里？往广州开的？这多方便哪！頂多抽一根烟的功夫一趟車就翻江过海啦！这一趟車該装多少建筑工料呀？我打个估計十万斤吧，加上六輛汽車并排来回拖，一根烟的功夫不运几十万斤料？要沒有桥，用船装准得三天，遇上大风，得干看，你說江南江北多少工厂要生产哪？就这么一条江給人找多少别扭！今天算他斗輸啦，我們胜利啦！生产加勁搞吧，我們也快点走，前边还有亭子啊，瞧，两层亭沿上装两层小电灯，晚上一亮起来不象天上現出来的灵霄宝殿么？（往桥头下看）咦，桥头下边还有花园子呀！多少人，多少对儿，游吧，逛吧，唱吧，玩够了去好好生产，这日子比蜜都甜哪！（忽然发现个孩子跨进花丛中去了）哎！那是誰家的孩子？不能掐花呀，这是公共财产。对，他媽媽来了，看，哭了，你別打他呀，慢慢教育，对，买个苹果吃吧，又笑了，这个鬼伢。（幸福的长出一口气）和平，和平！啊，这个字味儿我算吃透了，你懂不懂？同志！（发现警察不在身边）同志，同志，哪去啦？（一轉身又看見桥栏上的雕花）他和別人談話去了，这栏

杆是怎么刻的哟？还有花草，这是牡丹，这是凤凰，凤凰戏牡丹；这是莲花，这是鲤鱼，鲤鱼戏莲；（抚摸着舞台上的椅背）乡下最巧的大姐也绣不出这好的花来！（寻思）我怎么描几个花样下来给我喜头做结婚的枕头样子，同志，同志！

〔民警过来了，身后跟着工段长。〕

老太太：你到哪去啦，找见工段长啦？啊，他和我们喜头在一块！好，可算找到家了，喜头呢？在下边火车道上？哟！坐电梯就可以下去呀？大桥上还有电梯，我这一辈子算没白活，临老坐电梯！什么？大桥有八部电梯，都让我坐呀？我不知道全世界可有我这样的老婆婆过桥坐八部电梯！啊！只坐一部。（进桥亭下楼）上桥还要下楼，桥肚里还有大洋房，真新鲜！（进电梯室）我今天腾云驾雾成了半仙之体啦，工段长，别扶我。（电梯开动）您问我多大岁数呀？还小着哪，才六十一岁，六一儿童节嘛，共产党让我返老还童啦。

老太太：（电梯室门开）这么快呀？这是火车道，喜头呢？（擦眼看，找到了）是他！搞什么啦，学着开车头？天哪，我的掉进江里淹不死的喜头鱼，今天学开火车头啦！喜头！喜头！我的儿，娘来啦！（狂欢地向儿子跑去）

——剧 终